

September 2015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Weiwei Y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 Weiwei. 2015.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5): pp.60-6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5/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观念与方法的反思

闫炜炜

摘要: 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备受瞩目。鉴于当下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切入点的研究,进行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反思,使成果得以突出,使偏颇得以显明并矫正,其目的不仅在于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和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有助于各族群文学发展的和谐化及互补互查互助。并由此引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及研究的未来走向和价值重建的思考。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 观念; 方法; 反思

作者简介: 闫炜炜,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文化学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电子邮箱: 93963932@qq.com

Title: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Abstract: Literatures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cademic attention in recent decades. The study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may bring the achievement into prominence and rectify the errors. The study may open new possibilities in the researches of the literature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co-development of these literatures, and prompt further research into and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literatures.

Keywords: literatures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concept; method; reflections

Author: Yan Weiwei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College of Art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nd a lecturer in Xinjia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Xinjiang 830000,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literar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studies. Email: 93963932@qq.com

使用“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基于对姚新勇先生“‘民族’基本是单数集合性排他概念,而‘族群’则是复数集合性的更宽容性”(《追求的轨迹与困惑》22)言论的赞同。我亦认为“族群”与“多元共生”“多元化”“美美与共”“文化混血”等一系列复数集合词语近些年的出现和频繁使用,一方面是由于当下复数文化观的吁情,一方面也是避免落入文学研究中“民族性”凸显继而演变为“民族主义”陷阱的反思。同时,也可以激发族群作家思考建设更富意义的本族群文学,减少了一味空洞地去思考

和建构所谓的统一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学特性”的危险。

一、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概括

纵观学术界近年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颇丰,我大致概括其为三个主要的研究思路。一是线性的以时间节点展开的评述。像梁庭望《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陈祖君《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述评》等,这种梳理清晰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80年代

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表述者”状态,大部分作品均是对于政治的印证和附和以及90年代以来,后殖民理论的东渐、寻根热以及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争取自己的民族性话语资源和对民族性、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追求。这种思想和创作观念的变化,无论从作家队伍、文学刊物、研究机构的设置反映层面上,还是对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出版的多民族文艺书籍、翻译工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和实质性的突破。但器满则覆,不难看出这种流线型模式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对许多作家、文本以及宏大叙事和个体化创作倾向的研究。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有亦步亦趋的套用痕迹。自然得出的结论也惊人的相似,从概念空白到模糊再到逐渐丰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热情有余,但宏观视野和微观分析仍不足。二是研究者们为彰显出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它揉碎打烂,衍生出一个个话题和议题。粗略查阅,有少数民族地域文化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叙事模式问题、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身份问题、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问题、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关系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审美价值问题等等。不得不说一些真知灼见的议题富有新的学术生长点,起到了抛砖引玉和循循善诱的作用。像李长中的《“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研究》、张永刚《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倾向》、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欧阳可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地域文化》、王敏《论少数民族文学人类学批评生成的外部诱因与内在基础》等等,这些文章在某些方面极大地拓展了理论视野,更为重要的是留下了足够的开放性的“空白”。在这种不同研究视角的交织和碰撞之下,也产生了一些既陌生又直白组词“边缘的活力”“醉态思维”“有倾斜度的超越”“缺席的在场”等等,建构和填充了一个个鲜活的理论之躯。但让我困惑不解的是,很多学者在问题提出的同时也在反思的门前戛然而止,就如同章回小说缺少了“且听下回分解”一样,没有了后续的更新和推进。而针对具体对象展开的论述也大半在自说自话,缺少互动和交流,犹如在旷野上喊话听到的只是自

己的回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文学界比较重要的体制或半体制研究刊物中经常会看到雷同类似而又互相矛盾随意变动的言说。三是根据文学研究一般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大部分这样的命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在少数民族文学日新月异的几十年中,这三大块研究在不断地更新与时俱进。随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编纂与研究》阶段性成果日益浮出水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研究的许多不足——由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深度模式因其地域、宗教、语言文字等因素呈现异质性,自然使得其理论话语和汉语文学的特质必然存在迥异,而现在民族地区的专门研究机构设置不全、研究水平低下和批评者话语系统陈旧,不足以担任起揭示、述说、补苴罅漏的重任从而导致其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更新不足。那么,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特殊的文化背景,可不可以实现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例如牵涉相关的民族学、考古知识、人类学、地理文化、语言图志等介入)。这种跨文化研究视角能不能促进文学研究的主体间性,从而实现真正地多元共享?很可惜这种新学理的开创并没有普遍的开花结果;在宏观研究文学史层面,一直以来,大家都在纠结林传甲、谢无量、胡适、徐嘉瑞、陈炳堃、刘经庵、王瑶、唐弢、钱理群、游国恩等人“史”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缺失的问题,而对于实质性地怎样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的新局踟蹰不前。这都基于“民族文学”的文学史价值的指认困境,我认为席扬先生在《文学史中“民族文学”的价值叙述与可能》中的“框架冲突”“视点交叉”“正典思维”三个概念值得我们深思(130)。族群文学史的撰写,在历史材料的挑选、梳理、系统性方面要把握周全,在时间、地理、精神维度方面要综合考虑;在微观文学批评层面,一直都是秉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批评态度,但普遍对于批评的批评态度是,族群文学批评意识和实践缺乏,使得与跟进创作、指导创作的能力脱轨,大量批评都有简单化、模式化的嫌疑,对文本的“细读”和“深描”不够,很多只停留在“地方性”层面,满足于故事性、陌生化的表层描摹,文本自身的意义或内容被忽视扭曲。总之,三大部分的研究芜杂聒噪的背后则是源于观念的更新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放逐或忽略,有些则是蜻蜓点水式的涉及而缺乏

深度。

从费老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1990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再到1995年的“文化自觉”已过去了近二三十年;从2006年青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李晓峰提出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也已过去了近十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更有关纪新、尹虎彬、朝戈金、杨义、姚新勇、欧阳可惺、李晓峰、李长中、刘大先等学者孜孜不倦地为少数民族文学焕发勃勃生机而添砖加瓦,但学术上的争鸣一直未曾中断,我们仍被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所困惑:与走红的女性文学、港澳台海外华文学相比,50年代就开始建构的“少数民族”文学,为什么仍找不到一条合适的途径纳入到整个当代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去?作为“礼失求诸野”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为作家文学提供着资源和养料,在转型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一大传统反而被遮蔽和缺席?在当今复数文化观的吁情之下,少数民族为了避免消解风险而强调文化身份认同,怎么看待重述历史中出现的虚化“集体记忆”的矛盾问题?如果说“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展示中华多民族文学内部的互动、对话与交流,那么在同一个多民族地域范围之内所衍生出的文学“民化”“汉化”现象以及相互之间循环互证问题为什么得不到重视和考量?……这些犹如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需要我们继续在这条任重而道远的研究之路上夯实不休。

二、思考者的思考范式和思考工具的反思

在进行文学研究反思之前,研究者应先对所作的表述做自我反思,力求克服隔靴搔痒或成见的遮蔽,因此反思不应该是问题的堆积,而是力求反思带有现代性因子的嵌入,使偏颇得以显明并矫正,在矫正的背后可以指向建设和创新。鉴于这种出发点,在观念诉求上我从少数民族文学体现的三个空间入手(表征空间、阐释空间、互动空间),在每一个层面上进行某一论题的反思,诚然,如果每一个反思都能够得到批评、讨论、质疑和争鸣,无疑这将是这篇文章的意义价值所在。

(一) 观念诉求

表征:迂回的嬗变

如果说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受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形成“民族性”的自觉意识,是一种政治工具论的文学,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性的话,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新疆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铁依甫江的诗歌创作,流寓作家闻捷《天山牧歌》中的诗作,许多都被打贴上了固定的标签——“内地化”了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和“风景化”的汉族诗人的新疆生活体作品。可是,八九十年代,国外学术主流的导向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主,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接踵而至,中国的文化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映射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层,形成了文学“民族性”言说的焦虑,以及对自在、独特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追求。本初的愿望是美好的,但矫枉过正,这种通过本民族意识的追寻来重建的“自我文化身份”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旦与血缘人种对接走向极端演变成民族、种族主义,往往会上演弱者强权化的变形记。先不言是否会导致民族分裂和冲突的危险,只为强调其地域性与民族性而使文学文本呈现出民族志、地方志、民俗志等的非文学形式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大倒退,这也是对所谓“民族性”认识的第一个谬误;在许多偏远省份,“民族性”所定义的内容往往变成一种僵化的写作习惯和定势的标签,这样便于当成“文学特产”中的一种进行兜售,且不说这是不是所谓的边疆文学进京策略,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资源、边塞的神秘和多民族的生存景观,以及某种豪迈、热情、达观所引起的审美的“性别神话”等等就使得大批学者在此后的创作中“尽入此瓮”,研究者们据此也往往进行按图索骥式的解读,满目都是文化本质主义和反映论的毛病。例如新疆文学被贴上屯垦、西部、绿洲、下野地等标签,关注差异,创作逐渐演化成一个求异的过程,读者在读到《乌尔禾》也不会注意到作者所要反映的生命、自然与英雄的抒情赞歌,而去勾勒额尔齐思河的雄壮与聚焦在把大地都敲响的像维吾尔人手鼓的乌尔禾的兔子。同样,宗教意识往往建构着某个少数民族群的“传统”,也是族群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但批评者们的关注点往往在于阿来、张承志、扎西达娃、霍达、史铁生、马原等笔下的巫术、占卜、图腾崇拜等宗教习俗和民间信仰在文本中的表层影响,而不注意其深层机制对于作家乃至民族特色彰显的影响,这种所谓的策略变成了此后对于

“民族性”谬误修复难以弥补的裂痕。再则,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化的发展,多元化带来的丰富视界和手法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提升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自我认同的迷失,日渐消逝的归属感和强烈的“流散”体验。这尤其凸显在文化转型和文化变迁进程期中,早在2006年,有学者选取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做文化变迁现状做实证分析时就发现,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作为三个测量指标的背后,引发的是从外显层面到内显层面的深刻变化,并且显性文化日趋同质化,基于这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使得“寻根热”和文化自恋情结在新疆少数民族生活中普遍存在,随之相伴的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拒斥倾向(王希恩 409)。寻根的意向,根源于对现实存在的救赎,根源于对混淆“身份”的恐惧,是一种对时光和来路的确证,希望从那里恢复沉寂的本性。这种思路体现在文学上,便呈现出“重述历史”的思考和创作方式。通过重述历史来重新赢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通过追求高贵的原始状态来重建民族精神家园,在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和“集体记忆”中,一再出现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甚至不惜以“怀旧”和“幻化”来与现代性博弈。“本土作家受到了困扰,他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他满足于只追忆他们的生活。他从记忆深处勾起童年的时光,消失的往事;用借来的唯美主义和人家天空下发现的世界观重新阐释古老的传说。”(罗钢 刘象愚 282-83)虽然霍尔曾经指出文化身份有存在(固有)和变化(建构)的双重性,但这种怕陷入认同危机便偏执于“民族性”症候的建构的书写只是转换阵痛,很难担当审视民族性在全球背景中的精神走向并完成民族文化转型和精神重建的任务。不得不说由于无法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民族立场和现代诉求不能有机融合,产生了对“民族性”认识的再次谬误。这关系到少数民族未来发展的关于“民族性”诱发的思考,无论从创作层面还是批评研究层面,都应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阐释:语言的假说

如果把阐释理解成一种解放行为,那么有效而合理的阐释将破解一切在旅行途中被简化、被编码、被制度化,甚而被面目全非改化的观念。但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避免落入语言的陷阱之

中而被束缚。例如,在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的诸多文章中,有两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西部文学、边缘文学。“西部边地是与汉民族中原文化而言的异质性和边缘性文化体系”(金春平 180),“少数民族文学缺少主体独立性的存在一是缘于少数民族自身处在地理和文化的双重边缘”(严英秀 139),“所谓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和主流而言的,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处在主体和中心地位的汉文化,实具边缘性”(罗庆春 115)等等的阐述屡见不鲜。当然不能否认这样的集合性语言有它自身存在的意义所在,否则不能被我们所感知概括的具象事物,但需强调的是语言背后的隐喻性,以及隐喻性所施加的暴力倾向——“我们在试图用语言接近这些现象时,却在远离着他们,并且在这种远离中使自己成为了语言的书写”(姚新勇,《错综的边缘》141)。这种隐喻的专断、局部性和本质主义的绝对性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西部文学”作为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地域的承载物,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作为一种边疆政策被提出的,这种“另册”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这种地域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团质化、异质化、本质化、虚构化了。虽然这种地域文化体现着本地族群的族性文化,但如果无端被放大——覆盖指涉其中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便落入了地域神话之中,则是不可取的。毕竟族性文化不单是地域文化特征因素还蕴含着民族精神和气息,这种“被表现”也是在时代、互动种种不确定性中不断流动的过程。如果单纯为了强调其地域特征而把少数民族文学变成“民俗学”“文物志”“地方志”研究,那得到的只能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正如迈克·布朗所言“单纯地地理因素决定不了文学的价值,我们不能把文学景观仅仅看做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做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它们不是永恒不变的,也并非不可言喻”(欧阳可惺 8)。那么以此类推,所谓的新疆文学、西藏文学、山东文学、台湾文学等等更具体的文化地理称谓,语言的集合性的任意与专断更就不言而喻了。同理,什么是“边缘文学”?作为任意一个少数民族都不认为自己的文学为边缘文学,如果只是针对居住空间距离而言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我认为,在界定这一概念时,

并不应该将族群视为一个有固定疆界的人群。相反的,族群边缘研究的前提是,族群边缘是多重的、模糊的、易变的,它更将应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应落入边缘/主流、边疆/腹地的权利表述模式之中。“但能够预见的是,如果社会转型顺利过渡和最后成功,内地大部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日益趋同化,不同省份随着地区差异缩小而发展到欧美发达国家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历史阶段,那么像出现在欧美国家的话题一样,所谓‘少数民族裔’‘地缘文化热’也许就会提上日程吧。到那时,‘新疆当代文学’也许就不再是边缘性和微弱性的学问领域,而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显学’了罢(程光炜 8,16)。这种落入窠臼的二元对抗姿态表述并不利于我们欣赏新疆独有的存在状貌和特殊的文化素质构建。虽然没有绝对的他者,自我文化的个性印证和自我文化更新也必然通过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解释获得。但也要注意声音的盗用,不为封闭狭隘的种族中心权力的企谋所利用。一如“融合”一词,不应被声音所盗用为“消解”“淡化”“消失”而应更好地表述为“汇集”“扩展”“宽容”。以达到“和实生物,同而不济”的目的。因此,当我们进行阐释时,应该注重多重视角的差异性,在联系中建构,注重文化与语境、文化及其视野与现象的多重交流、交融,更应该有一种文化批评阐释的目光,对文本之下的深思,必须涵盖重叠的经验与冲突的历史,不仅对表面有所认识,还认识到表面之下的暗流。避免民族主义极端,起到“去弊”(汉语文学遮蔽“还原”(人类共性回归)的效果。

互动:被遮蔽的“第三空间”

关于早期姚先勇先生和乌热尔图先生围绕“声音的盗用”和“未必纯粹的自我阐释权”展开的文学争鸣而衍生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讨论研究,我认为仍未能深入展开下去。在这一场争鸣之中,留给我们广泛思考空间和启发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有的时候会在同一个作家及同一个作品中共相存在,以往,我们以玛拉沁夫先生提出“族别”“题材”“语言”和刘宾先生提出的“作家族属、作品的民族题材、作品使用的民族语言”三要素来作为界定“民族文学”范围的金科玉律。但在中国,许多作家具有双重乃至多重相互平行的民族特性基因,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在“流亡”的路上,用超越

家园意识的眼光叙述着一个个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在他们的笔下重焕异彩,留给读者新鲜的文化感受。如红柯笔下的“乌尔禾”张承志的“乌珠穆沁草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那么这些是否属于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呢?在《拓深与扩展: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对策》一文中,王炜焯提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定位问题,“在作品题材上包括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它不同于‘草原文学’的概念,范围要比它广,也不同于‘边疆文学’的概念,地域也比它宽[……]这样一来就大大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在实践上增强了可操作性”(44)。这种类似于汉族作家王蒙在新疆生活16载,对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朴素的热爱之情,汲取了其语言、历史、风俗、礼仪、民歌、谚语、宗教仪式等文化因素的养料而创作出的伊犁小说系列一样。但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时,往往忽略了这一作家群体,而未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对象来看待,从而缺失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后视镜”的补充。“当代史的结果会出现一大批处于文化‘之间’的人,以及由跨区域和跨文化联系创造出的、不是根源于同一文化的、‘非家常’生活方式的‘第三空间’。创造力和生命力可能就发生在不同文化空间的并置、变化和联系之中,以及相对立的文化景观的相互覆盖之中”(克朗 162)。这种“第三空间”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可使作为文化外来者的作家借助于“他者”领域的学习变化为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此在者,同时,这种异文化的参照,也为作者反思母体文化的去弊与彰显及新质的补充提供了动力支持。这就是不要做自己家园的“朝圣者”,而要成为大千世界的“观光客”,生活在别处的重要精髓。对这种被遮蔽的“第三空间”研究我认为至少有四个层面的意义:有助于对少数民族的现状和趋势做出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把握,扩大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整理和再创造的过程;有助于促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内部的互动与对话。文化系统间的整合问题是在地球村时代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这种文化之间的互补互证互助,为再造族群文化生命活力、达到整个地球村文化生态的平等和平衡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助于发展现代汉语文学的新特色,具有文化

学重要学术价值,对于探索新时期一体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规律、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现实导向价值;有助于对地域文化研究——作家的“越界写作”与地域身份认定的矛盾呈现新的突破。

(二) 方法探寻

我们在进行族群文学研究时,不仅要有进化的新观念还要有科学的新方法。在对以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批评时,都尽可能能从宏观视野和微观分析层面进行面面俱到的剖析,我们应该反思抛开库恩所言的“研究共识”和“公共范式”不言,进行个案行分析的实证突破和有效理论创新。我认为在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时,应该给予间性研究和张力视角特别关注。间性研究有感于哈贝马斯“主体间性”一词来源,是区别于实证研究和审美研究的一种综合研究方法,它强调主体间性、文化间性和文本间性的平等、合理的交互和作用的一种跨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学科的相撞促使学理的相通,来达到多元文化语境之下多族群文学互照互辨、互补互识、互融共生的文学胜景,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文学理论生长点。例如与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等相撞产生新的学理,以文学人类学为例,它主要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指导文学批评研究,所研究的对象不仅关乎文学形成、创作和变化的过程,还有读者、听者、讲述或写作的环境、甚至研究者自身的角色意义。它所具有的跨界性、对话性、多元视角性和整体辩证性的基本特点使我们的研究不沉囿于学科泥淖。同时它作为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新理念、知识话语和研究方法,既拓展了人类学研究,又深化了文学研究。当它介入到多族群文学研究之中,不仅可以拓展其研究的宏观视野,而且还带来了具体实证的方法。像它注重文学文化阐释的动态的研究过程可以有助于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活态口传文学,其裨益处还在于国族与民族不再是少数民族文学有限的认识观念和视角范围,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聚焦点继而转向更为丰富的自然与人类的共性上去。“看到人的共性及其与其他生物的关联和区分,由此进一步反思族群主义、国家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关注人类与整个生态环境的持久共存这样的更大问题”(徐新建 81)。

张力是 1937 年新批评派文论家艾伦·退特

独创的一个文论术语,后成为文学批评中进行描述和评价的通用术语,文学张力常指差异、矛盾或对立因素融合统一而产生的独特的艺术效果,从构成上讲,它“是辩证关系中被强化了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对立,“是一种‘两级扩张’的对立”,其统一,“是一种‘双向统一’”(朱斌 75)。张力视角引入分析多族群文学研究,有助于自省自查,克服偏颇与不足。例如在对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时,既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深描和细读法来深入有机地理解阐释少数族裔文学文本,同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表面而忽略了读者和社会与之的联系;不能做“标签式”族群研究,要充分学习和考察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信仰、宗教礼仪,进行必要的田野考察,但这种田野考察的重心又未必全是过去各族群的历史,还要有当下的日常生活内容,注重历史性和世俗性的双重文化阐释;张力视角体现在再现文化语境时的内外视角上,体现在再现历史时国家意志和个体意志上,体现在再现民族传统时的他者视角和异文化参照,体现在再现居住体验时在地性和去地性的经验上。总之,无论是间性研究还是张力视角,都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多样化。

三、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及研究的未来走向和价值重建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可谓崎岖不平,既有三重话语霸权(西方话语、汉语话语、主流话语)阴影笼罩的不争事实,还有诸多有待解决的困难,身份认同的困难,走向“中心”的困难,文学史观建构的困难、本土文化、地域文化和族性文化之间的纠葛问题等等。但我们应该始终要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未完成”姿态和信念,用新视角去打捞和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掩埋的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挖掘的有意味的形式,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价值所在。这种“永远在路上的未完成”是一种不断地生产,处于永不完结,朝向心中加强文学主体前进的自信心,也是一种在路途之中克服藩篱中的视角缺陷与偏见和胶柱鼓瑟、指鹿为马的主观臆测。它涉及到国家稳定、多

民族团结、各民族文化发展建设,同时也在动态的社会化实践中不断地推动自我的提升。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应注意宇宙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完美融合。宇宙意识是具有发散性的、开放的、多元意识,不能否认多元的文化相互影响与接触,可能是一种“众声喧哗”的话语,是剩余的话语,是繁复的语言状态,是各式各样的写作可能——当然这种可能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规范,这里面有一种有待“唤醒”的东西,有一种“期待”的结构,是“太初有言”的。拥有这种意识才能扬长避短,在不同文化间交往时,才能秉持真诚、平等、理解的态度彰显“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寻根意识是向内的、自省的、返璞归真的意识,寻根意识促使作家避开现代性的芜杂,更多从传统、民间、地域、民族的文化因素中提取价值,呈现为深沉的大地意识,强烈的生命感与自然意识,更为注重生命、人生、人性多重审美意蕴。与古老的史诗对话,诗意栖居。并在这种历史的回溯之中重塑民族之魂,共建精神家园。

第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注意学科性、公共性、思想性、当代性和包容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处于在外部主流文学和民族文学内部的兴趣、视域差异的区隔地位,自身也具有复杂性,在面对当今的时代思潮、历史语境、现实生活、创作实践情况时需要寻找或培育一种适合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的思路、方法及基本规约;公共性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协调社会公共领域方面所需要承担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发展趋同和保持自身批评的独特差异,以现代性观念为指导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问题,最终促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大繁荣大发展;思想性是指一种批评的文化倾向或态度,必须体现和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各民族相互承认、尊重、和谐的文化方向,同时体现对建立这种各族群相互承认、尊重、和谐的文化制度的追求;当代性指面对现实,与时俱进,文学中的当代性应是一种体现着当代时代精神的宏阔、宽容的开放意识,一种富有民族进取精神的创造性意识,一种能够确立创作主体自身价值的自主性意识;包容性简言为“开放的民族主义”,即坚持族群的差异性和有容乃大(欧阳可惺 王敏 4-16)。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还要注意网络传媒环境,对在这种环

境催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新的分解与重组、嬗变与转变给予多层意义的现代深度阐释。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哲学观、大文学情怀,开创新的学理知识体系,赋予文学以生命,文化以情态,文化生态的流动性和自由度,以求豹变文蔚文斐的效果。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程光炜 “‘当代文学与’‘新疆当代文学’”,《南方文坛》5 (2012): 5-16。
- [Cheng, Guangwe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Xinjiang Literature’.” *Southern Literary World* 5(2012): 5-16.]
- 金春平 “论西部边地文化小说叙事的现代性焦虑”,《云南社会科学》3(2014): 180-85。
- [Jin, Chunping. “The Modernity Anxiety in the Narrative of Novels about Chinese Western Region Culture.” *Yunnan Social Sciences* 3(2014): 180-85.]
-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Krong, Mike. *Cultural Geography*. Trans. Yang, Shuhua. et al.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罗庆春 “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8(2002): 114-17。
- [Luo, Qingchun. “The Configur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Contemporary Turn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y Literary Criticism.” *Journal of Southwes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8(2002): 114-17.]
- 罗钢 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 [Luo, Gang, and Liu Xiangyu. *Cultural Theories of Post-Colonial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9.]
- 欧阳可惺 “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建构的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2008): 5-12。
- [Ouyang, Kexing.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ulti-ethnic Literary History.”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2(2008): 5-12.]
- 欧阳可惺 王敏 《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实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Ouyang, Kexing, and Wang Min. *The Extrication of Criticism: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Literary Criticism*. Urumqi: Xin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下转第 176 页)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3.]
- 叶小鸾《返生香》,《午梦堂集》,冀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Ye, Xiaoluan. *The Return of Aroma. Poetry from Wumeng Hall*. Ed. Ji Q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 琬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 [Yun, Zhu. *Collected Women's Writings in the Q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12th years of Reign of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
- 袁枚《袁枚闺秀诗话》,《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1册,王英志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 [Yuan, Mei. *Commentaries on Womanhood Poetry by Yuan Mei.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 Poetry by Literary Women in the Qing Dynasty*. Vol. 1. Ed. Wang Yingzhi.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0.]
- :《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 [——.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Sui Gard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 袁希谢《绣余吟草》,《江南女性别集》初编,胡晓明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 [Yuan, Xixie. *Poetry Composed besides Embroidery. Collected Women's Writings in Southern Yangtze Region*. (上接第66页) (First Edition. Ed. Hu Xiaoming. Hefei: Huangshan Press, 2008.]
- 张慧《冷香阁遗稿》,《江南女性别集》初编,胡晓明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 [Zhang, Hui. *Posthumous Manuscripts from Lengxiang Hall. Collected Women's Writings in Southern Yangtze Region*. First Edition. Ed. Hu Xiaoming. Hefei: Huangshan Press, 2008.]
- 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品》。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 [Zhang, Shaokang. *Essential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Changchun: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3.]
- 章学诚《文史通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Zhang, Xuecheng.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朱熹《诗集传》,王华宝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 [Zhu, Xi.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of Poetry*. Annotated. Wang Huabao.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07.]
- (责任编辑:查正贤)

(上接第66页)

- 王希恩《民族过程与中国民族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
- [Wang, Xi'en. *A Study on the National Proc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s Nationalities*.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11.]
- 王炜桦“拓深与扩展: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对策”,《内蒙古社会科学》2(1997):72-74。
- [Wang, Weiy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Strategies of Minority Literary Criticism.”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 2 (1997): 72-74.]
- 徐新建“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北方民族大学学报》1(2009):94-101。
- [Xu, Xinjian. “From Literature to Anthropology: A Dialogue on the Ethnography and the Writing of Culture.”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y* 1 (2009): 94-101.]
- 席扬“文学史中‘民族文学’的价值叙述与可能——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考察对象”,《民族文学研究》1(2013):130-38。
- [Xi, Yang. “The Value Narrativ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National Literature in Literary History: An Investigation with China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1 (2013): 130-38.]
- 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1(2004):15-24。
- [Yao, Xinyong. “The Trajectory and Dilemma of the Pursuit of Literariness in the Minority Literature.”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1 (2004): 15-24.]
- :“错综的边缘‘西部文学’及其他”,《西部》7(2012):136-42。
- [——. “The Intricate Boundaries: China's Western Region Literature and Others.” *China's Western Region* 7 (2012): 136-42.]
- 严英秀“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民族文学研究》1(2010):139-44。
- [Yan, Xiuying. “On the Nationality Nature and Modernity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Literatures.”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1 (2010): 139-44.]
- 朱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研究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4(2012):70-76。
- [Zhu, Bin.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Minority Ethnic Literatures.”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4 (2012): 70-76.]
- (责任编辑:王嘉军)